

先秦汉魏六朝 叙事诗研究

李鸿雁◎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先秦汉魏六朝 叙事诗研究

李鸿雁◎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研究 / 李鸿雁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 - 7 - 5161 - 9754 - 7

I. ①先… II. ①李… III. ①古典诗歌—叙事诗—诗歌研究—中国—先秦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351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325 千字
定 价 7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在中国古典叙事诗的研究中，学术界有一种似乎已成共识性的倾向，即套用西方叙事诗的模式和学术界定，认为中国传统的古典“叙事诗不发达”。对于这一结论正确与否在此不作讨论，我们这里要阐述的是中国早期文化的演变与中国式“叙事诗”的传统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重大问题，绝不是这篇小序能够说清楚的，只能简单地谈点并不成熟的认识。

说到中国式“叙事诗”，人们自然会想到在我国已经整理出版的纳西族、满族、蒙古族、藏族、羌族、白族、瑶族、拉祜族、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中保存下来的非常古老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等几十部长篇叙事史诗。这些长篇叙事史诗虽然其文本记录整理的年代并不特别古远，但和古希腊、古印度等的长篇叙事史诗的性质、模式有着太多的相似或相同之处，而其故事发生的时代或更加幽远神秘。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汉族的先民也必然有过这样的口传长篇叙事的“史诗”，但是由于这一族群较早地进入了“知性”时代，也就是说，在文字产生之前的颛顼“绝地天通”的传说时代，原始氏族社会组织就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得到整合，各部族的长篇叙事“史诗”也被逐渐消解，到了文字广泛使用的商末周初时期，由于周王朝封建国家的建立，只有《生民》等讲述姬姓周族祖先故事的史诗以祭歌的方式才得以较多地保存，而像《诗经·七月》等篇幅较长的纯生活叙事诗也已经很少，大量的是短篇叙事诗，从而就形成了汉族叙事诗的特有传统，而历史记事则由已经发达起来的《尧典》等记事文和《纪年》等国史所承担，叙事和叙事诗也由此分野。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叙事诗受到诗自有形式的限制，其记事功用自然受到了弱化，而情感表达则成为其

基本功用，而诗歌固有的叙事性在先秦也不可能完全丧失，这在《诗经》《楚辞》中仍可清晰见到，并且后来的汉乐府、魏晋南北朝的《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唐代的《长恨歌》《琵琶行》等叙事诗，都表现出了中国式叙事诗“一诗一事”的基本特征。正因为如此，对于完整丰富的中国古典诗歌史而言，叙事诗仍是一个独特的文学样式，也形成了中国叙事诗的独特存在形式，只是我们在较多地接受了西方范式和话语系统后，对中国古典叙事诗的研究成为一个相对单薄的领域。

“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是中国叙事诗史、中国诗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学成就和历史文化内涵。鸿雁博士的《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研究》一书，从文学史论和学理两个层面对这个时期的叙事诗进行了梳理总结，既有历时性的深入考察，也有共时性的系统观照。在准确把握中国式叙事诗内涵的基础上，顺着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轨迹，对各个不同时期的叙事诗产生的原因及基本情况做了较为深入的历时性研究，围绕各个不同时期叙事诗发展的内在理路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并通过对其历史背景的综合考察，比较准确地总结了各个时期叙事诗的基本特征和演进轨迹，具有明显的文学史论的特性。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的叙事理论对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叙事诗的整体发展做了共时性的研究，力图从叙事模式上总结各个不同时期叙事诗的共性特征，揭示中国式叙事诗发展的内在理路，表现出深层的学理上的思考和总结。

叙事诗研究首先面对的是什么是叙事诗，叙事诗的起源与叙事诗的基本特征问题。本书通过金文、《周易·卦爻》及后世的典籍，探究叙事诗的起源，进而界定叙事诗，并对叙事诗的特征作出理性的阐释，然后按照时代剖析叙事诗的历史脉络及主要特征。先秦叙事诗以《诗经》《楚辞》为标志，在《诗经》与叙事史诗和短篇的探讨中，首先对《诗经》史诗论争加以总结和研究，确认史诗的存在，并探究周人史诗与先周历史的关系，总结史诗的叙事模式；然后考察了《诗经》中的叙事短篇，总结《诗经》的叙事模式；在《楚辞》与神话叙事诗的考察中，探究神话叙事诗的起源、神话叙事诗的意义与价值。关于汉代乐府叙事诗与民间叙事诗，在综论汉代叙事诗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汉乐府的确立与演进、题材内容与叙事模式等方面的问题，并对以《古诗十

序

九首》为代表的文人叙事诗从题材类型和叙事模式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考究。对魏晋南北朝叙事诗做了比较宏观的考察，特别是对这一时期两种重要的叙事诗类型即咏史诗和纪传类叙事诗进行了颇有意义的研究。全书终以叙事诗的模式研究，借鉴西方叙事理论及其中国化演进过程，从叙事内容、叙事语言维度剖析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特点，这种学术上的探索将对未来的叙事诗研究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李鸿雁博士在获得文艺学的硕士学位之后，又以《唐前叙事诗研究》获得了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以这种学缘背景的差异，鸿雁博士以超常的顽强毅力和勤奋精神，不仅在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学习探索中丰富了自己的学识学养，也较好地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工作，她由文艺学向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转型过程，既是她学习生涯中最痛苦难忘的一段经历，也为她拓展了一片新的学术天地，中外、古今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她那里得以融通，必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教学和研究成果。鸿雁博士毕业后又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后流动站，深受合作导师傅道彬教授深厚学术造诣的启润，其学养得到大步提升，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经过这几年的沉淀修改即将出版之际，我作为她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特为之序，以之作为我们师生之间学术生命的存证。

曹书杰

2016年5月4日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2)
一 选题的主要依据	(2)
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	(6)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10)
一 研究的基本思路	(10)
二 研究的主要方法	(13)
第三节 研究回顾与展望	(22)
一 叙事诗的文本编纂	(22)
二 古代对叙事诗的述论	(28)
三 当代对叙事诗的研究	(31)
四 有关方法论的论著	(41)
小结	(44)
第一章 叙事诗的两个基本问题	(45)
第一节 叙事诗基本特征	(45)
一 叙事诗的内涵和外延	(45)
二 中国古典叙事诗的特征	(59)
第二节 歌谣与叙事诗起源	(63)
一 叙事诗的起源问题	(64)
二 史上的叙事歌谣	(70)

三	歌谣的叙事模式	(79)
小结		(80)
第二章	《诗经》与叙事史诗	(82)
第一节	《诗经》史诗的论争	(82)
一	主张无史诗的理由	(83)
二	认为有史诗的依据	(87)
三	《诗经》中存在史诗	(89)
第二节	周人史诗与先周历史	(90)
一	《生民》: 周的起源	(92)
二	《公刘》: 迁至豳地	(95)
三	《绵》: 迁至岐山	(97)
四	《皇矣》: 创业史诗	(100)
五	《大明》: 周的建立	(102)
六	周人史诗的叙事模式	(104)
第三节	《诗经》叙事短篇研究	(108)
一	繁多复杂的题材类型	(108)
二	《诗经》短篇的叙事模式	(117)
第四节	《诗经》叙事模式考察	(120)
一	题材多样、内容丰富	(121)
二	形象简洁、少有夸饰	(122)
三	结构自由、情节松散	(123)
四	语言质朴、叠句对称	(124)
小结		(127)
第三章	《楚辞》与神话叙事诗	(128)
第一节	神话叙事诗的滥觞	(128)
一	原始神话的产生	(128)
二	《楚辞》前的神话诗	(131)
第二节	《楚辞》与神话叙事诗	(133)
一	神话叙事诗诞生的主要因素	(133)

二	《楚辞》中的主要神话叙事诗	(135)
三	《楚辞》的主要叙事模式	(144)
第三节	神话叙事诗的意义与影响	(145)
一	神话叙事诗的意义	(146)
二	神话叙事诗的影响	(146)
小结		(147)
第四章	汉乐府与民间叙事诗	(148)
第一节	汉代叙事诗综论	(148)
一	民间叙事诗歌成为可能	(149)
二	汉代叙事诗的整体观照	(155)
三	汉代叙事诗的叙事模式	(158)
第二节	民间乐府诗考察	(162)
一	乐府机构的确立与演进	(163)
二	反映时代气象的汉乐府	(165)
三	乐府诗的叙事模式探究	(183)
第三节	文人叙事诗探究	(188)
一	《古诗十九首》的题材类型	(190)
二	《古诗十九首》的叙事模式	(193)
小结		(195)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叙事诗述论	(196)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叙事诗综论	(196)
一	魏晋叙事诗综论	(196)
二	南北朝叙事诗综论	(204)
第二节	南朝叙事诗及代表诗体	(211)
一	南朝叙事诗发展的缘由	(211)
二	南朝叙事诗的基本情况	(212)
三	南朝叙事诗的主要影响	(215)
四	代表诗体：咏史叙事诗	(216)
第三节	北朝叙事诗及代表诗体	(230)

一	叙事诗发展的主要原因	(230)
二	北朝叙事诗的主要贡献	(232)
三	代表诗体：纪传叙事诗	(235)
小结		(263)
第六章	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模式研究	(264)
第一节	叙事模式与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	(264)
一	叙事理论的中国化演进过程	(264)
二	叙事理论的出现与研究途径	(266)
第二节	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叙事内容	(266)
一	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中的故事	(267)
二	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中的人物	(269)
第三节	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叙事语言	(274)
一	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叙述视角	(274)
二	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叙述标记	(276)
小结		(277)
结语		(279)
参考文献		(281)
后记		(294)

绪 论

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是中国诗歌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诗歌的王国，在这个国度里，诗歌一直是其代表文体。原始歌谣、《诗经》《楚辞》、汉乐府、魏晋南北朝诗歌、唐诗、宋词、元曲，都以其含蓄的语言、幽远的意境和深厚的底蕴让人们为之陶醉，在中国文学史上，构成了一篇篇华美的乐章，散发出夺目的璀璨。闻一多先生说：“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①

谈起诗歌，人们自然会想起《尚书·尧典》中所记载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②和《毛诗大序》中所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③正因为这种“言志”的理论一直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以致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误区，认为诗歌就是言志抒情的，中国古典诗歌就是抒情诗。诗言志、诗缘情，抒情诗构成了中国诗歌史永恒的基调，中国诗歌钟情于抒情诗，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叙事诗，中国人不爱叙事诗。实际上中国不仅抒情诗丰富多彩，叙事诗也蔚为大观。闻一多先生曾说

① 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165 页。

②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资料选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 页。

③ 同上书，第 33 页。

“‘诗’的本质是记事的”^①，对叙事诗作出研究，对叙事诗作出理性的阐释，是完全必要的。

以原始歌谣、《诗经》《楚辞》、汉乐府、魏晋南北朝诗歌为代表的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是中国叙事诗的滥觞与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多为关于《诗经》《楚辞》、汉乐府等叙事诗的专题研究，成绩斐然。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叙事诗研究的一个薄弱阶段，至今未见一部比较完备齐整的、整体性的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研究专著。因此，对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进行独立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与总结很有必要。

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 选题的主要依据

研究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就必须理解叙事。叙事，在今天看来，是我们生活中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它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行为，在社会交往中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需要。人类的生活就是一段段故事，故事的延续就是人类的延续，记录这些故事就是记录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需要记录与传承，叙事文本（叙事诗歌、叙事散文）是记录人类历史的重要精神载体。

西方叙事文学具有自己独特深远的美学史与文化史意义。从《荷马史诗》至今，西方叙事文学蔚为大观。当下的叙事文学给了西方文学以新的契机、新的生命，西方文学在叙事文学的陪伴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叙事方式完善和展现自身的时期。在西方文学史上，叙事的作用是不能替代的。与此相适应的西方叙事理论也是极为发达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更使叙事文学与叙事理论的研究实现了新的跨越，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

在中国文化中，尽管叙事传统悠久而深厚，出现了诸如先秦散文等叙事文学，但比起中国抒情文学，叙事文学和叙事理论的研究还有许多空白。近年来，随着西方叙事理论的引入，为中国叙事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叙事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对中

^① 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53页。

国叙事诗还是缺少整体认知与把握。其实，叙事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它值得每一个炎黄子孙了解与把握。

中国叙事诗研究的卓越成果突出体现在唐代与唐代以后叙事诗的系统梳理与总结上。唐代叙事诗研究论著有高永年《唐代叙事诗研究》，对唐代叙事诗进行了品鉴，并作了概括性的论述，以及它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台湾梁荣源《唐代叙事诗研究》、张国相《唐代乐府诗之研究》、田宝玉《中国叙事诗的传承研究——以唐代叙事诗为主》、俞炳礼《白居易研究》、梁国标《白居易及其讽谕诗之探讨》、黄兆康《白居易新乐府研究》、张修蓉《中唐乐府诗研究》、廖美云《元白新乐府研究》、林明珠《白居易叙事诗研究》、侯配晴《白居易叙事诗美学研究——以讽谕诗、感伤诗为主》、邱晓淳《白居易叙事诗研究》等。他们对唐代叙事诗的研究或是集中于唐代叙事诗的整体面貌进行考察，或者对某些叙事诗进行个案研究，从思想深度和艺术领域等方面进行剖析，从各个角度与侧面考量与研究唐代叙事诗。

唐代以后叙事诗在中国叙事诗史上已然成熟。诸如程相占《吴伟业与中国古代叙事诗》介绍了以清代吴伟业为代表的唐后叙事诗的典型特质。吴诗大量描写沧桑变革之际的重大事件和风流人物，取材广泛，叙述真实，叙事诗反映重大家国兴亡之事。在艺术上，其诗近体大抵与陈子龙相似，取径盛唐，古体特别是七言歌行，则摒弃盛唐，学习初唐四杰和中唐元白，陶冶熔铸，形成“梅村体”。“梅村体”的艺术特点，是采用长篇叙事的体例，使典用事的技巧，平仄协调的声律，华美佚丽的语言。吴伟业的叙事诗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臻于相对完美的境界，可以说达到了古代叙事诗的高峰。清代叙事诗实际上已经日臻成熟与完善。

当然，对于叙事诗而言，整体研究中国叙事诗也不乏论著。程相占《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以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独特的理论框架以及不同寻常的历史分期，对中国古代叙事诗进行了宏观研究，力求探索中国诗学研究与著述的新途径，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的学术口号作出了切实的回应。论著侧重于方法论的尝试，未对叙事诗史总体描绘。高永年《中国叙事诗研究》，主要以唐代叙事诗为主，探讨了先秦至当代的叙事诗。台湾吴国荣《中国叙事诗研究》等

等。他们的论著皆侧重某个方面，或选择某个角度，但整体上对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介绍都相对薄弱或有所忽略。

较之唐后叙事诗，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研究虽然成果不少，但多为专题研究，缺少对叙事诗史的整体梳理与把握。陈来生《史诗·叙事诗与民族精神》、王运熙《乐府诗述论》、张永鑫《汉乐府研究》、钱志熙《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述》、台湾黄羨惠《两汉乐府古辞研究》、林彩淑《汉魏叙事诗研究》等也是成绩斐然之作，都是对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重要总结。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前辈学者对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有所把握，但是迄今为止，还未见一部比较完备齐整的、整体性的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研究专著。

上述因素是笔者选择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当然从研究领域空间而言，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留给我们无尽的研究空间，它的意义与价值值得我们后学开掘与整理、研究与传承。

首先，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原始歌谣、《诗经》《楚辞》、汉乐府、魏晋南北朝诗歌）是中国叙事诗的源头。任何事物都有其逻辑的起点，中国叙事诗从远古走到今天，自然有其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诗歌作为最早的一种文学样式，是人类生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叙事诗因着人类的劳动而产生，伴随着人类的成长而成熟。它记录着原始先民简朴的生活，表述着原始先民丰富的内心情感，传递着原始先民对生活的美好希冀。早期叙事诗是中国诗歌的开端，是中华民族早期的歌唱。解读与研究中国叙事诗，就必须从它的源头开始。早期叙事诗奠定了中国叙事诗的特色，它的叙事不以情节取胜，常常在叙事中抒情，形成中国叙事诗独有的叙事形态。呈现经由狩猎歌、宗教祭祀歌、历史和民间故事到关注国家命运的演进轨迹，在此过程中，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内容无所不包、题材无所不容，在内容上，关注与描写社会民生、反映现实，中国古典叙事诗清晰地展示了古代诗人们那种直面现实人生，以反映民生疾苦为己任的审美意识，以及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纳入一定的社会政治联系之中。正是这种审美主体对现实的审美体验和对历史的理解，才构成了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传统与西方古典叙事诗艺术的鲜明差别，即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主题追求。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决定了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主题追求以及其中所体现的人文理

想及价值理念。在形式上，从齐整的四言、五言、杂言到七言，合辙押韵，语言流畅，从内容、形式到语言不断地从民间文学汲取营养，叙事与抒情相结合。正是这些优良的传统，滋养了后代的诗人，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①的审美意识，是古代诗人对历史进行反省、对现实进行思考的结果。同时，这也使古典叙事诗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凝聚了沉重深厚的历史感，并产生了大量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这种精神直接影响后世。这在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与白居易以及后代文人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促使他们创作出了《三吏》《三别》《长恨歌》等一系列著名的叙事诗篇，从而使叙事诗以其独特的视野与风格、富有魅力的情节与语言、鲜明的人物形象，在古代诗歌史上与数目众多的抒情诗相映生辉。可以说，没有早期叙事诗提供的内容与形式诸方面的范本，就不会有唐代及以后中国叙事诗的辉煌。

其次，从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正如上面我们所论及的那样，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尽管对以后的叙事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它的研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文学的研究中时常存在种种误区，“因时光流逝而‘遗忘’”的情况比比皆是。对此，陈平原先生在“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反省”中，特别强调及要求“回到现场”“回到历史”去“触摸历史”的阐释方法，^②选择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追本溯源，回到原典，回望历史，才能把握今天。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在方法论上也有许多值得后人学习借鉴之处，但是后学也未能很好地全部跟进与总结，大部分学人是抱着当下的需要，而去阐释历史，理解古代的。对此，葛兆光先生曾说过，历史阐释的方法论，不仅关键在于所谓的“顺着讲”，而且其合理及合法性，还在于它的尺度、理论及标准都来自历史的感觉，而不像意义阐释那样，仅出自于当下的需要。^③黄修己先生也指出，为了避免这种学术研究的误区，应该“通过

① 余成教：《石园诗话》，见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0页。

② 陈平原等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2页。

③ 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史实自然地流露出来，当为上乘之作”^①。也就是说，只有以史实为依据，正确地解读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阐释方法，才有可能通过对中国叙事诗公正、全面、整体的考察，了解与把握中国叙事诗的内在理路，描绘出中国叙事诗发展的清晰脉络。而这些恰恰是抒情诗难以传达与表述的。

基于上述原因，选择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作为研究对象就是可行的，而且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以往研究成果也为今人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悠悠千古叙事诗，记录了中华民族的事变迁，从稚嫩的童年、懵懂的少年，一路走到今天。在这些优美的叙事诗中，我们见到了祖辈真切的生活、亲切的身影、深情的呼唤，它是一个民族不能割舍的历史，流淌在我们后辈的血液里，告诉我们：我们怎样走到今天，又将如何走向未来！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一）研究的主要目的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从远古至今，中华民族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今天，历史远去了，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历经世事沧桑，岁月磨砺，那些历史记忆已在人们的脑海中渐渐褪色，也许物质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但精神却永远不会随风逝去，它会以另一种载体永存，记录下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们，记录他们的劳动与生活、欢乐与悲伤，记录这个民族丰富的历史经历和心灵世界，描写他们的悲与喜、苦与乐，讲述他们真实的生存境况，聆听他们真实的情感诉求，抒写他们真正的心灵史，这就是诗。卡西尔说诗是人类的母语，每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从诗歌开始的，那时的历史也就是诗。诗歌是人类精神的璀璨花朵，是人类艺苑的亮丽风景，它能带给人无尽的精神享受，让人们暂时超越熙熙攘攘的现实，而升腾到一种心醉神迷的境界，达到一种审美的体验。尤其是当下，我们

^①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0页。

正处在一个艰难而急剧转型的时代，一个缺失了信仰与崇高的时代，一个缺失了爱与美的时代，一个缺失了诗意的时代，一个平面化、虚无化的时代，一个精神分裂、意义紊乱的时代，一个非理性的、商业媚俗的时代，一个精神生活越来越粗俗化的时代，一个不尚思辨的时代。大众文艺和文化为了商业利益，不惜媚俗，这使我们缺失了许多这个民族灵魂深处最可宝贵的精神品格，而诗歌恰恰能够帮助我们重拾对真善美的向往，能够使我们诗意地生存，使我们拥有形而上的追求，拥有对人类的深切关怀。对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研究，是从起点开始探索古典诗人的心灵世界，寻找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活水。中国人不单要研究抒情诗，还要努力总结自己的叙事诗。这样才能在回归故土、缅怀家园的时候聆听古老世界的声音，进而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因为人类选择了文学和艺术，意味着人超越了本能、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实在，从肉体的欲望中解放出来；而文学又以自己特殊的魅力，慰藉着人的心灵，观照着人的生存，成为与物质世界比肩而立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灯塔。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正是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可资借鉴的精神滋养，从而达到对人们日益世俗的日常生活的反拨与修正，对人们空荡失落的灵魂的解放与救赎。

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它是人类早期瑰丽的文化遗产，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这块独特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土壤上，中华民族度过了自己稚嫩而健康的童年。同样也是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绚烂多姿的文学艺术，它记录了中华民族如梦般的童年时光。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对当时的社会形态、宗教活动、田园耕作、体育竞技、家庭生活、商品交换、风俗礼仪都作了生动的描绘。它不仅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也是诸如文化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所关注与研究的对象。

任何一种言说或者文本的形成都是各种关系的必然产物。先秦汉魏六朝叙事诗的生成，有其社会的文化的外部原因，诸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但从艺术内部来讲，它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纵观叙事诗发展的历史，早期叙事诗虽然简单，但却是那个时代的人民“缘事而发”对现实审美的结果，而且叙事的诸种要素都是齐备的。随